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杜凤瑞

周铁人 樊悟纪



I 287.5
22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杜凤瑞

周铁人 樊悟纪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按期归还,

加强图书流通。

爱护人民财产,

请勿眉批圈点。

杜凤瑞

周铁人 樊悟纪

范一辛插图 沈绍伦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875 字数 53,000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685 定价: 0.25 元

人人都是杜凤瑞！

郭沫若

杜凤瑞同志，你真是——一朵鲜红的花！
你言行一致，永远服从党，听党的话；
你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国家，
党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长远无涯！

解放前你只是一位受难的牧牛童，
解放后你不断能努力建立了大功。
文盲开了眼，阶级意识象火一样红，
你竟成为了龙田地区的空中飞龙！

你的英雄气概呼吸在我们的周围，
你永远驾驭着神鹰在上空中高飞。
冲散敌机象一群麻雀，那四害之魁，
击中它们，使它们一只二只地焚燬。

可不是吗？当你跳伞从半空中下坠，
你立地变成了地上的高射炮部队；
击落了那降低高度逃跑的犯罪者。
是的，空军的同志人人都是壮凤瑞！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

目 次

多余的孩子	1
仇恨的种子	11
我是一个兵	21
冲锋号角	33
攻关不怕难	43
雏鹰展翅	57
铁杆僚机	70
暴风雨	81
敌人磨刀我磨刀	95
壮志凌云	105

多 余 的 孩 子

一九三三年的中秋节快要到了。

河南省方城县赵洼村头，一栋破破烂烂的小茅棚里，传来了两声婴儿的啼哭。贫农杜龙章家又添了个小男孩。孩子又瘦又小，三根筋挑着一个头，连降生的第一声啼哭仿佛都不如别的孩子宏亮。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瘦骨伶仃的孩子，二十几年之后，竟成为人民解放军著名的空军英雄战士！

孩子降生的时候，杜龙章正蹲在门外的破板凳上生闷气。接生的邻家嫂嫂恭喜他得了个儿子，添了个帮手。他只是在嗓子眼里低声地回答了一句：“哦，难为你了。”对接生婆歉意地笑了笑，又低下了头。

杜龙章心情沉重。他已经四十多岁了，由于劳累贫困身体过早地衰弱，凭双手养活四口之家，日子本来就十分艰难，如今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再添上一口人，生活将更加困难。今年，由于旱灾，庄稼长势不

好；加上出穗的时候，蝗虫就象过境的遭殃军，铺天盖地而来。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老婆带着身孕，两个孩子大的五岁，小的三岁，一齐出动，没日没夜地守候在地里。用烟熏，用笤帚扫，好赖勉勉强强地保住了一点收成。眼看中秋节快到了，东家要来催租，这一来还能剩下几颗粮食，一家五口吃啥喝啥？更气人的是，孩子还没落地，村长王隆兴就传话过来，说什么“中央军”来了，按人头要交补一份劳军费。想起这些，杜龙章心情怎能不沉重？

几十年的生活重担，压弯了杜龙章的脊背，损伤了他的心灵，也磨平了他的性格。他瞅了瞅身边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，叹了口气，扛着锄头下地去了！庄稼人么，吃的用的全都依赖这用血泪浇灌的土地啊！

杜龙章把家里的月婆子和刚出生的婴儿，托给了邻居照看，自己起早摸黑在地里种上了小麦、蚕豆……土地不负有心人。几个月的辛勤劳动，地里长出了好庄稼，苗出得齐，长得旺，绿油油一片。杜龙章满心欢喜，接着撒了第一遍肥。一天傍晚午，东家王隆兴上门来了，对杜龙章说：“租给你的地要收回！”

杜龙章犹如五雷轰顶，只觉浑身发凉。他又气又急地问：“东家，我的租子交齐了，为什么收我的地？”

王隆兴冷冷一笑：“这地是我姓王的，愿意给谁种就给谁种，你管不着。你忙了家里就顾不上地里。我是为你好，老婆养孩子，家里要人侍候。免得心挂两头，苦了家眷荒了地。”

杜龙章说：“怎么荒废了地?! 你看看庄稼去。”

王隆兴阴险地笑笑说：“我是从地里来的。”

杜龙章明白了。王隆兴借口杜家养了儿子种不好地，实际上是想白白夺走长势正旺的蚕豆麦苗。他央求东家说：“您开开恩吧，俺一家五口全靠这块地活命，不能收啊!”

王隆兴恼羞成怒：“这我管不了!”说罢扬长而去。

就这一句话，含辛茹苦种下的春收全被姓王的抢走了。哀求吗？杜龙章明白，东家的心比豺狼还狠；去告他?! 王隆兴就是村长，衙门就是他的家，他的话就是法律！杜龙章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。杜妈妈在炕上听得真切，凄苦地痛哭起来。她抱起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孩子呀孩子，你压根就不该降生到这人世上来啊!”

毕竟还要活下去。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，杜龙章忍痛把三岁的女儿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熬到第二年上，家里又揭不开锅了。穷乡亲们也几乎家家断了炊火。杜龙章和杜妈妈商量来盘算去，只有

一条路可走：逃荒去！

屋外，雨夹雪下得正猛，天地间一片苍苍茫茫。屋内冷火断烟。孩子要奶吃，母亲干瘪的奶头哄不住他，哇哇地哭叫，比外面呼啸的风雪更煎熬着父母的心。杜龙章收拾着破衣烂袄，心头不由一阵阵心疼：两个孩子大的不到六岁，小的没满八个月。逃荒路上，挨饿受冻，孩子们怎么经受得起？！

门“吱呀”一声响了，随着逼人的寒气，闪进来一个人。此人姓单名福，家住独树镇上。平常和杜家素无来往。杜龙章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他。

单福进门，马上寒暄开了：“啊哈，贼冷贼冷的天气，您咋不生个火呀？啧啧，看把孩子们冻的，实在可怜。”

杜龙章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回答说：“人心都是肉做的，谁不疼孩子？可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日子难熬啊！”单福深表同情地说，“听说老哥家里断了灶火，我是特地来看望的。”他朝炕上看了一眼，装模作样地问：“怎么收拾家什，要到外乡去？”他摸了摸下巴颏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也是条道哇。俗话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嘛。不过，老杜，出了村子人地两生，别说孩子，连大人也难挨啊！我刚才来赵洼村，这六七里路上，乱坟岗上扔了好几具小孩尸体。全

是逃荒路上饿死冻死的。爹妈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，那个惨哟，别提了。唉，石头人见了都要落泪呀！”

杜龙章和杜妈妈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站在炕边发楞。单福的话，仿佛一把刀子，剜着他们的心。杜龙章把拾掇的家什一扔，捧着头坐下了。

单福见此情景，心里暗暗自喜。他转弯抹角地说：“老杜呀，咱们哥们都是本乡本土的，看着孩子遭罪，我也不自在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说不说得？”他细眯着眼睛，察看着杜龙章和杜妈妈的神色。杜龙章抬起了愁苦的脸，瞅着这个热心的陌生人；杜妈妈神色不安，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。他们不知道这个不请自来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单福终于把他的来意明说了：“把孩子卖掉吧！卖一个少一个拖累，孩子不遭罪，你们也好轻车快马奔生路。”

屋里顿时悄然无声，好象失去了生气。

单福接着说：“听说你们两个大孩子，前几年全死在逃荒路上，惨啊！我是济公和尚菩萨心，哪能眼看孩子遭罪呢！找个富贵人家，孩子享福，大人有活路。不卖呢，也不勉强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！”说到这儿，他拿眼角瞟了一下杜妈妈。杜妈妈目光呆滞，面色苍白。她想起了死去的两个大孩子：老大死在方城

一家饭馆的屋檐底下，是因为冻病了没钱医治，他爹典当了唯一的棉被，还没来得及去撮药，便断气了；老二死在南阳的逃荒路上。那天碰上了溃兵，他们躲在一堆秫秸垛里。她怕孩子的哭声招来灾祸，把奶头塞在孩子嘴里，等溃兵离去，孩子已经活活憋死了，小嘴还紧紧地被奶头堵着。眼前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，天哪！又将会碰到些什么灾难呢？她不愿往下想，也不敢往下想。只觉得浑身颤栗，眼前一团漆黑。

单福见杜龙章夫妻俩不言语，不紧不慢地继续说：“我也有妻儿老小，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，凡事要替孩子的前程打算呀！再说，这年头，不是殷实户主，谁能买得起孩子？既然是缺孩子的人家，谁还不会待孩子如珍似宝？依我说，见死不如放生，卖了孩子，是给孩子一条生路。我要不为积阴德，才不管这事呢！”

杜龙章的心有些活动了。卖谁呢？两个全卖？绝不！卖大的？大孩子的筋骨比小的能抗住饥寒些，再说也懂点事了；卖小的？他太小了怎能离开未曾断奶的娘啊？可是，那脸带菜色的干瘪的母亲，身上除了皮包骨再也没有奶汁来哺育他了。卖小的！

杜龙章是那么迅速地决定了。不容女人再来求

说，烦扰他那颗几乎碎了的心。单福觉的事不宜迟，赶紧从怀里掏出大洋放在杜龙章发抖的手上。杜妈妈凄楚地哭着，泪水落在孩子的脸蛋上。孩子什么也不懂，舞着小手去摸母亲的脸。

单福伸手来抱孩子。杜妈妈紧紧地抱着孩子，慌乱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单福说：“咱们可是钱货两清。老嫂子，孩子是往好处走嘛，想开点。”杜妈妈紧紧搂住孩子，解开自己的衣襟，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。此刻，她恨不得将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乳汁，让孩子饱饱地吸吮。可是孩子吸不出奶来，把嘴一张，哭了起来。单福连忙说：“到我家还愁没吃的？”说罢，从杜妈妈手里抱起孩子。杜妈妈一个劲地哭，杜龙章只是重复着说：“让他到饿不着的地方去吧。跟着俺遭罪啊！”杜妈妈擦着泪把孩子的小衣裳拣出来，打成包袱，交给单福；又脱下自己的罩衣，把孩子裹好。单福抱着孩子，扭身走了。屋外北风呼号，大雪纷飞。凄厉的风声中，夹带着那小生命悲惨的哭嚎。那哭声渐渐的微弱了，但是在父母听来，却象雷鸣轰击着他们的心。

天渐渐地黑下来了。杜妈妈失神地坐在炕上，在收拾着逃荒的家什，动作是那么迟钝。风雪透过破屋无情地袭击进来，六岁的大孩子偎在母亲的怀



里，不断地索索发抖。杜妈妈痴痴地望着窗外，没完没了地念道：“冷呀，冷呀，俺的孩子不会冻出病来么？这风，这雪，他的袄子太薄，挡不住冻啊！”听到风雪敲打窗户的声音，她以为孩子回来了，跳下炕打开门，抢天哭地地叫着：“我的儿，你到哪去了……要死娘和你一块儿死……”她失魂落魄地跑出屋，被埋在雪里的破坛子绊倒了。杜龙章赶紧追上去把她扶起来。

杜妈妈几乎疯了。邻居们有的劝杜龙章赶快上镇去请医生；也有的责怪起他来：“这荒年暴月，姓单的买孩子干什么？该不会卖给走江湖耍把戏的？那就坑了孩子啦！”

全家折腾了大半宿。杜妈妈困乏地睡下了。杜龙章满腹忧愁：五个孩子，死了俩，卖了俩！老婆要是疯了，那一家子不是全毁了？！他又牵挂起小儿子。听老人们说，那些跑江湖的杂耍班子，专门拐骗人家的小孩，十有八九把小孩折磨死了，幸存下来的也活不长。杜龙章思前虑后坐卧不安。他狠狠地捶着胸口，骂自己糊涂，不该把孩子往火坑里推。他要把孩子赎回来，要死要活，大家在一块！

第二天，杜龙章冒着风雪，赶到了独树镇。幸好，孩子还没有转卖。见到他爹，小儿子挥动着干巴

巴的小手，要爹抱。杜龙章鼻子一酸，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。单福上前一把推开他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孩子现在不是姓杜的，别让他沾上了传染病！”

杜龙章一楞。连忙掏出大洋，说：“我，我把孩子赎回去。”

“赎回去？”单福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，说：“没那么容易。我姓单的顶风冒雪，替你白跑腿哇？洋钱放债，也还有三分利钱呢！”

杜龙章见单福这样凶横，更坚定了要赎回孩子的决心。他把罩裤脱下来，说：“给，就算是利钱吧。”单福把裤子往旁边一丢说：“这么点不嫌寒碜！”杜龙章咬咬牙，把全家唯一御寒的棉衣脱下来，朝单福一摔，说：“给！”抱紧孩子头也不回地冲进风雪之中……

于是，一家四口顶着寒风凄雨，踏上了逃荒的道路。为了吉利，父母托人给小孩取名叫凤瑞。杜龙章的肩头，一头挑着家什，一头放着刚能坐稳的凤瑞。凤瑞忽闪着滴溜溜的眼睛，四周是黄浊凄凉的荒野和天空。他“哇”地哭了。他要跟着父母在这不平的人世上去流浪、挣扎、抗斗……

仇恨的种子

杜凤瑞八岁了，他随着父母到处流浪，脚印几乎遍及整个南阳盆地。流浪啊流浪，破庙、山坳便是他们的家。农忙时，爹爹去打几天短工，找不到活干，又带上一家到处飘泊；到了冬天找不到野菜、野果子充饥，唯一的活计就是走千村、串万巷，沿路乞讨。有一天傍晚，天色阴沉，西北风冷嗖嗖地刮着，他们光顾着多走几家讨到一点吃的，不想错过了两处可以宿夜的地方。等找到了村落，天已经黑得看不清道路了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。杜凤瑞在一家高楼深院的门墙边，发现有辆破牛车，对他爹说：“爹，咱们就在这里歇着吧！”

他们把牛车推到院墙根下，在向风的一面扎了一床破被单，把车底下扫扫干净，算是一个窝了。全家老小蜷缩在一起取暖，勉勉强强地睡下了。半夜里，杜凤瑞被冻醒了，一摸脖子全是冰碴，叫道：“妈，房子漏了！”